

普利策
传记奖作品

国家的选择

华盛顿与他的时代

WASHINGTON: A Life

〔美〕

罗恩·切尔诺

Ron Chernow

著

钱峰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014038553

K837.127

252

V2

国家的选择

华盛顿与他的时代

WASHINGTON: A Life



[美]

罗恩·切尔诺

Ron Chernow

著

钱峰

译



北航

C1726493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K837.127
252
V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的选择：华盛顿与他的时代：全2册/(美)
切尔诺著；钱峰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4

ISBN 978-7-5502-2711-8

I. ①国… II. ①切… ②钱… III. ①华盛顿, G. (1732 ~ 1799) —传记 IV. ①K837.12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3937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5042号

WASHINGTON: A Life by Ron Chernow

Copyright © 2010 by Ron Chernow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国家的选择：华盛顿与他的时代

作者：〔美〕罗恩·切尔诺

译者：钱峰

责任编辑：王巍

封面设计：吕彦秋

排版制作：刘碧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875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49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2711-8

定价：79.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北航

C1726493

目 录

Part Four **第四部分**
政治家 **The Statesman**

- | | | |
|-----|------|-------|
| 002 | 第38章 | 美国名人 |
| 016 | 第39章 | 农民绅士 |
| 024 | 第40章 | 魔鬼的交易 |
| 036 | 第41章 | 过往尘埃 |
| 046 | 第42章 | 大师手笔 |
| 057 | 第43章 | 火中之屋 |
| 069 | 第44章 | 旭日 |
| 077 | 第45章 | 荣登宝座 |

Part Five **第五部分**
总统 **The President**

- | | | |
|-----|------|---------|
| 092 | 第46章 | 刑场 |
| 107 | 第47章 | 任职总统 |
| 119 | 第48章 | 公务烦扰 |
| 127 | 第49章 | 天才之光芒 |
| 140 | 第50章 | 总统在路上 |
| 151 | 第51章 | 总统的健康状况 |
| 161 | 第52章 | 建都选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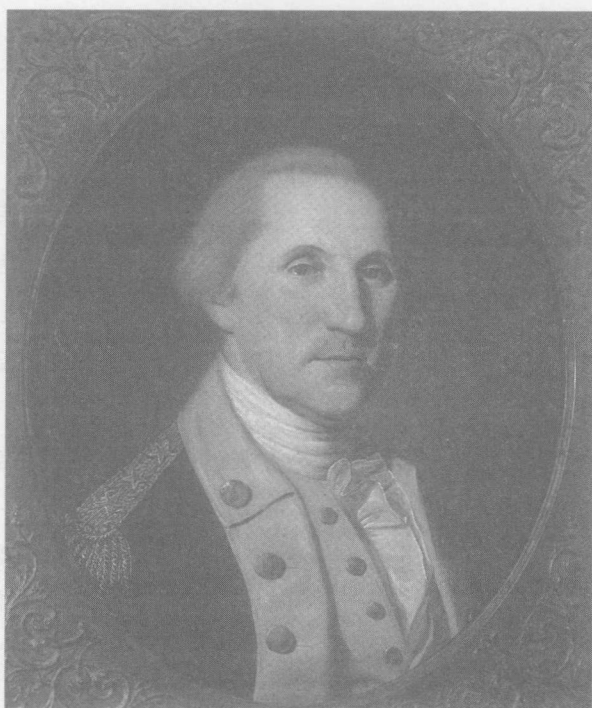
| | | |
|-----|------|-----------|
| 174 | 第53章 | 南下之行 |
| 188 | 第54章 | 陷入极端 |
| 201 | 第55章 | 连环阴谋 |
| 215 | 第56章 | 公民吉内特 |
| 229 | 第57章 | 拎尸送葬 |
| 239 | 第58章 | 战场上的赫拉克勒斯 |
| 250 | 第59章 | 冠与冕 |
| 256 | 第60章 | 疯狗 |
| 267 | 第61章 | 人民之巨像 |
| 279 | 第62章 | 告别大师 |
| 291 | 第63章 | 谢幕 |

Part Six **第六部分**
传奇 **The Legend**

| | | |
|-----|------|--------|
| 300 | 第64章 | 参孙与所罗门 |
| 317 | 第65章 | 心弦紧绷 |
| 324 | 第66章 | 自由 |
| 330 | 第67章 | 归家 |
| 342 | | 致 谢 |

Part Four The Statesman

第四部分
政治家



乔治·华盛顿。

该幅画像由查尔斯·威尔森·皮尔（Charles Willson Peale）

于1787年绘制。

第38章 美国名人



乔治·华盛顿于圣诞节前夜准时回到家人温暖的怀抱中。返回弗农山庄后，他才强烈地意识到自1775年5月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离家之后，他已经走过了千山万水。他在写给拉法耶的信中提到了岁月的变迁，因为他发现“我进屋后看起来比九年前离开这里时老多了”。战前他是一位武断的野心家，与现在相比确实判若两人。如今他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丝毫不像年轻时那样锋芒毕露、斗志昂扬，也不像当时那样从不放过任何提升自己的机会。那种傲慢的性格只会偶尔出现在商业交易中，如今却被一种更加成熟稳重的性格所取代。

不久，一场大雪覆盖了弗农山庄，周围的一切因此变得更加静谧。这是有史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华盛顿发现自己“很快被冰雪困住了”，并且刺骨的寒风以及冰封的道路将他困在了家里。只有那些战利品，那些挂在楼下墙上的一面面旗帜才让他想起自己从前取得的丰功伟绩。他多年在外辛苦征战，身边总有仆人陪伴，没有一点私人空间，现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一定非常符合华盛顿的心意。他认为自己应该去探望自己的母亲，但是天气一直没有好转，所以他不得不推迟这趟行程，同时也能尽情地享受这难得的隐居时光。

当他回忆起自己经历过的那些冒险漂泊的日子时，不禁对自己惊人的毅力感到惊讶。他对亨瑞·诺克斯说：“我现在有这样一种感觉，就像肩负重担的旅人一样，迈着疲惫沉重的步伐一步步地前进，现在终于放下重担，抵达目的地了……他

站在屋顶上往回看，感恩地追溯那些蜿蜒的河流，在河边躲过了流沙，还有前进路上的那些沼泽地，在人类事业的指引和安排下，他总能安全度过。”他是个脚踏实地、讲求实际的人，说话时总是带着沉思的语气，丰富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思考这个世界。

华盛顿一直为战时的信函所操劳，现在难得从文书工作中解放出来，能过几天悠闲的日子了。但是，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打破在军营里常年养成的习惯，每日很早醒来，满脑子都是当天繁多的事务。他总是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公众人物，与公共事务也没有任何关系了”。12月28日，他在家里写了第一封信，并寄给了纽约州长乔治·克林顿：“我现在是波托马克河上的一位普通市民……我感觉自己已经卸下了公务的担子。我希望能利用余生做一些善事，尽享天伦之乐。”这些战后的信件透露着一丝忧伤。华盛顿似乎认为自己最辉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开始过度考虑自己的后事了。他引用《旧约》来自喻，听起来更像一位智者而非一名老战士，就像“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乘凉一样，远离了军营的喧嚣”。他跟拉法耶说：“我已经无欲无求了。亲爱的朋友，我将响应命运的召唤，在生命的长河中顺流而下，直到与家父一起长眠的那天。”

由于天寒地冻，华盛顿将探望母亲的行程推迟了一个多月。1784年2月，华盛顿终于踏上了前往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北部城市）的道路。他原本计划在那里停留整整一周的时间，但是由于政府官员的拜访，不久便将时间顺延了。《弗吉尼亚公报》热烈欢迎他的到来，“他来探望自己年迈的母亲”。华盛顿避免不了人们为他举办的数次欢迎宴会以及盛大的舞会，而且当地炮兵部队鸣炮21下向他致敬。母亲玛丽·华盛顿一定错过了这些欢迎仪式，但是儿子面对当地的显贵要人却必须客套一番，赞美弗雷德里克斯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并且感谢众人“提及我敬爱的母亲——是她用慈爱的双手把我抚养长大（早年丧父）”。

尽管他尽可能不再过问政事，却仍旧无法将自己的思绪从政治上彻底摆脱出来，他担心这个稚嫩的国家只有在经历一些挫折后才能真正成长起来。他坚信：“最终一切都将步入正轨。但是，就像一个年轻人即将继承一大笔家产一样，我们将大肆挥霍这笔财产，直到声名狼藉的那一天。只有突然爆发某种危机的时候，这个国家才会被迫开始按照一般性原则谨慎行事，但最初这些危机必须像欧几里得中的任何问题那样简单。”这段陈述表达了华盛顿常常持有的观点，即普通市民只有

开始感觉到问题之后才会发现问题，而且只会对具体问题而非抽象问题作出回应。与英国暴政进行的长期斗争让他更加坚定不移地相信，最主要的政治危机源于软弱的中央政府，因为“一个积贫积弱的政府走每一步都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并且步履维艰”。

这座被冰雪围困的房子由于年轻人的出现而充满了生机活力。华盛顿家里收养了几个孤儿。但是，将军一定会从孩子的嬉戏喧闹声中走开，走进自己安静的书房里。追忆往昔，自从杰克（Jacky，华盛顿的一名继子）去世后，华盛顿夫妇就收养了两个孩子——四岁的内丽（Nelly）和两岁的沃什（Washy）。尽管没有办理任何正式手续，华盛顿一直将他们视为养子和养女。玛莎将母爱从帕西和杰克身上转移到了内丽和沃什身上，她溺爱男孩子，所以沃什只要出现任何健康问题她都会心疼不已。“我的小心肝儿抱怨胃痛。”玛莎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虽然沉默不语，但是只要听到他的抱怨我就感到十分痛苦，但愿这些都是小毛病……希望上帝能够看在我的面子上饶恕他吧！”她无法想象没有孩子的家怎么会让自己感到幸福快乐。“我的宝贝们都跟我待在一块儿。”她高兴地对一位朋友说，还说如果没有他们，“我就会感到绝望，永远不会幸福。”

这两个孩子似乎比患癫痫的帕西以及缺乏责任心的杰克生活得更加快乐，弗农山庄的日子也由此变得更加称心如意了。当佩恩（Robert Edge Pine，1730—1788，一位著名的英国历史画家）为孩子们作画的时候，发现这些孩子性格迥异。内丽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聪明伶俐，喜欢大胆甚至无礼地注视着观众。而沃什的头发柔软蓬松，看起来温文尔雅，甚至带点女孩的温柔，很喜欢思考问题。当华盛顿为孩子们请来家庭教师时，似乎对帕西和杰克的要求更加严格，而对养子女的要求稍微宽松了一些，因为他认为对他们进行教育“仅仅是为了娱乐而已，让孩子受到限制约束并不是我的本意”。尽管华盛顿非常疼爱这两个养子女，但有时与他们的关系却并不太亲近。内丽多年后回忆说：“他是一个沉默而有思想的人，一般很少说话，而且从不谈论自己的私事。我从未听他提起过战争时自己一丝半点的故事。”

华盛顿夫妇同意为一群侄子和外甥提供教育和经济上的帮助。玛莎的姐姐安娜·玛莎在战争早期去世后，玛莎答应抚养她的女儿——漂亮的弗朗西斯，昵称范妮，已经十几岁了，后来搬到了弗农山庄。在佩恩的画像中，范妮相貌清秀，一双深邃的大眼睛，一张樱桃小嘴，一袭披肩卷发。玛莎十分宠爱范妮，让她当作种植

园的小主人。“在我眼里她还是孩子。”她后来在信中写道，“只要她不在我身边，我就会感到非常孤独。”华盛顿也十分喜欢范妮“随和安静的性格”。事实上，这个快乐可爱的女孩几乎人见人爱。她给一位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言谈举止十分讨人喜欢，即使一个陌生人都会禁不住对她产生兴趣。”

其他年幼的亲属也融入了这个庞大的家庭里。华盛顿嗜酒如命的弟弟查尔斯（Charles Washington, 1738—1799）的儿子乔治·奥古斯汀·华盛顿（George Augustine Washington），曾经在战争期间担任拉法耶的副官，现在却备受肺结核的折磨，而且病情一直不断恶化。华盛顿也曾暂时抚养了弟弟塞缪尔（Samuel Washington, 1734—1781）的三个孩子，塞缪尔结过五次婚，后来负债累累就离开了人世。“上帝啊！”华盛顿几年前问他的哥哥杰克，“塞缪尔怎么会欠下这么多债务呢？”塞缪尔第四次婚姻留下了三个孩子——哈里奥特、劳伦斯·奥古斯汀以及斯劳伦斯·华盛顿，他们的年龄都集中在8岁至11岁之间。父亲去世时家里一贫如洗，三个孩子在生活上都面临了特殊的挑战。哈里奥特是一位笨拙懒散的姑娘，却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追求完美的家庭。自1784年开始，随后的八年里，华盛顿资助她的两个哥哥到乔治城学院接受教育，但是他们生性狂野难以管教，总是让华盛顿感到十分苦恼。他对这些年幼的孩子非常慷慨大方，但如果他们没有达到自己的标准便会严格要求他们。

战争结束时，玛莎看上去还比较庄重富态。一位来宾曾这样写道：“华盛顿夫人气质高雅……身材丰满，气色红润，有一副双下巴，神情快活迷人。”她头发花白，但是皮肤光滑，眼神温暖明亮；喜欢穿色彩柔和的衣服，与她的整体形象十分相配。用玛莎自己的话来说，自己的身体不好，但是也没有病痛。也许由于她身形小巧的缘故，她非常羡慕笔直挺拔的身材，所以为内丽买了硬领衣服，希望为她塑造出亭亭玉立的身材。受尽旅途劳顿的玛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军营生活如今已经彻底发生了改变，丈夫辞去了职务，但无法抛开声名的拖累。后来，她带着沉思的口吻对华伦说，丈夫在圣诞节凯旋的时候，她从未想到“怎样才能让他重新返回到公众生活中来”，并且她“预测到从那一刻起我们将会过上与世隔绝的日子，两人一起相扶到老，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不论她曾对丈夫的事业抱有多高的期望，她的心愿都已经实现了，但是她从未料到自己的生活又将在一场新的盛会上拉开帷幕。

不论回归私人生活有多么困难，对华盛顿而言，那是一段平静的日子，他将建

设国家的巨大重任放在了一边。如今他变成了一个平民，这让那些见证他经历战争喧嚣的人感到十分惊讶。尽管他喜欢在自家的农舍里尽情享受“乡村的乐趣”，但是这种田园诗般的想象却无法弥补回家后经济拮据带来的困扰。当他整个上午忙于处理生意上的问题时，曾设想充满田园乐趣的和谐场景在现实面前破灭了。九年以来，他将弗农山庄彻底忽略掉了，家里的财产也日益缩减。“过去的九年里我离家在外，家里没有一分钱的收入，而且回家时也是空手而归。”他对侄子菲尔丁·刘易斯（Fielding Lewis）说道。战后，英国威胁美国农民，如果不缴纳高额的费用，就关闭曾向美国殖民者开放的西印度市场。华盛顿的债务人用战时贬值的货币偿还了债务，这更让他的处境雪上加霜，从而很难筹集偿还拖欠的债务。法国表示欢迎这位美国英雄出访该国，但华盛顿对拉法耶说自己生活拮据，没法完成这趟大西洋之旅，也许“我永远也没有能力实现这个心愿了”。

华盛顿一开始认为经济问题能很快得到解决，不久这个念头就被打消了。回家一年之后，他沮丧地对亨利·诺克斯说，他的生意“不能再荒废了，否则就会毁于一旦”。他过去常常向田产管家隆德·华盛顿表示，战争时期自己把家产交给他管理十分放心。但是，战争结束后，他却严厉斥责隆德没有为他提供详细的资金状况，导致他身在福吉谷时对家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华盛顿从弟弟杰克那得知，西部边疆的佃户已经好几年没有交租了，于是他要求隆德到西部收债，而且责怪他“如此讨厌出门”。华盛顿狠狠地责怪隆德，却不知道隆德自从福吉谷时期以来一直没有索取过任何报酬。后来，他得知真相的时候感到万分惭愧，却无法立即弥补对他的亏欠。

1785年，家里的经济问题日益严重，华盛顿撤掉了隆德的职位，开始接管家里五个农场的日常监督工作，当时弗农山庄的规模已经扩大到7000英亩。华盛顿已经50多岁了，根本无暇管理这一大摊子生意。隆德担任了21年的主管，退任之后华盛顿的侄子——患肺结核的乔治·奥古斯汀·华盛顿接手了他的工作。尽管华盛顿无暇管理农庄的运转，但并非完全不管不问，他制订了一份详细的计划——每个农场每周都要定期向他汇报情况。正如他对即将离任的隆德所要求的那样：“我决定让你们每周六向我详细地汇报库存量，以及该周的每一件大小事务。”尽管汇报的内容已经十分详细，但似乎仍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由于华盛顿长期离家在外造成家里生活十分拮据，而他又必须表现出十分富有的样子，并且热情地招待川流不息的访客、朋友甚至众多不速之客，因此辞职之后

他根本无法尽享这难得的休息机会。他已经听厌了奉承之词，但在公众面前却总是面带微笑。战争结束时，他已经准备着接受未来的挑战，并奢侈地款待各位来宾。英军撤出纽约后，他打算雇佣一名能招待30位客人的大厨。他想恢复上流社会的地位，于是让拉法耶送来能容纳12个杯子的法国银器托盘。他还尽量抵制英国制造的物品，但仍然保留了旧时贵族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把自己的武器刻在新的银器上，而他却丝毫没有发现这种习惯与抵抗英国贵族的做法自相矛盾。

18世纪，弗吉尼亚州路边开设的酒馆还十分稀少，旅客在这里中转的时候常常会遇到食宿问题，所以只要有旅客来到某家人的门口，主人就会热情地招待他们。这一好客的传统却让华盛顿深受其苦，因为这样吸引了大量的老兵和好奇之人前来拜访他。此后，白宫府邸的许多仪式规矩最初都源自弗农山庄，而弗农山庄也成为一座典型的总统府。除了身在巴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外，华盛顿成为第一位美国名人，根本无法避免众多访客。有虔诚的陌生人登门造访的时候，他必须竭力回避他们窥探的眼神。他常常亲自把客人迎进门来，然后让仆人招待，之后便走进书房或骑马前往农场。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琥珀·卡灵顿(Elizabeth Ambler Carrington)的访客曾说过：“即使有朋友专程来访，也会被晾在一边，一日三餐都很少能见到他，除非与他一块儿骑马，这是最让他高兴的事。”有时候他就像尽职尽责的酒店老板那样，进屋探望一位生病的客人，送上一杯热茶，表示一些基本的礼节。

招待访客的花费巨大，但是他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不仅要为客人提供食物，而且要为他们的马匹提供饲料。“大多数人估计很难理解我的处境。”他后来说道，“不论我有多少田产，家里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我不得不过这种奢侈的生活，但这绝非我本人的意愿，而接待社会各界人士的开销是不可避免的，家里也总是热闹非凡。”通常用餐时有一半都是客人。“几乎整个美洲大陆上的每位军官都想与他们的将军快乐地团聚几日。”托马斯·杰弗逊佛罗伦萨的朋友菲利普·梅西(Philip Mazzei, 1730—1816, 一名意大利医生，独立战争时曾作为托马斯·杰弗逊的代理人，为其购买武器)说道，“……结果他的家里总有客人来访，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多的仆人和马匹。由于附近没有村庄也没有旅馆，所以将军得负责安排好一切事宜。”

当游客满怀希望地来到这儿朝圣的时候，华盛顿夫妇会竭力保留一点私人空间。有时他们像是被蜂拥而至的客人绑架了似的，与陌生人只作一番简短的交流。

1785年6月30日，华盛顿在日记中悲伤地记录道，他突然意识到：“今天只有妻子与我一起用餐，似乎这是辞职以来的第一次。”看到此处，我们似乎听到他发出了欣慰的叹息声。华盛顿向富兰克林坦诚相告：“退出公众生活之后，我的生活并不像期望的那样轻松自在。”本杰明·富兰克林从来不需要此类提醒，他在信中写道：“名声也许只能短暂地满足个人的虚荣心，但到头来却会带来诸多麻烦。”

国人不会让华盛顿像普通百姓那样自在安逸地生活，所以他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名声。他曾使用过一些不为人知的方法来阻止大量的不速之客，即减少那些指向他家的路标，从而为来访者制造一种天然障碍。从亚历山德里亚市（Alexandria，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北部城市）到弗农山庄的九英里路程把许多旅客弄得晕头转向，让他们误入了沼泽、茂密的森林和一些羊肠小道。访客成群结队地来到弗农山庄，讲述了众多旅客陷入这条迷宫似的道路的故事。华盛顿通过介绍信筛除了一批客人，但即便没有介绍人，他也不忍心将他们拒之门外。曾有一位法国军官突然在晚餐时分登门造访，而且没有携带任何证件。华盛顿在日记中坦言：“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接待或对待他。”后来又补充道：“他在这儿用了晚餐，并留宿一夜。”华盛顿出门时恰好有一位陌生的客人来访，那位客人受到礼貌招待后感到惊讶不已：“我们刚到他家，马匹就被安排妥当了，床铺也准备好了，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从多年来众多拜访者的口述中，我们就可以捕捉到华盛顿的真实形象，他们对华盛顿的印象截然不同，由此表明他对待客人的态度也可能因人而异。有时候，他甚至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有时他兴高采烈，乐于交际，但是当他对客人不感兴趣的时候，又会变得沉默寡言，闷闷不乐。他变化无常的性格反映出他对客人怀有的信任有高有低，因此历史学家很难在他的性格上达成一致意见。华盛顿从不轻易说出自己的肺腑之言，如果他与少数访客在用餐时畅所欲言，那么人们才能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存在。

一名苏格兰青年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来访后，对华盛顿神圣庄严的外表作出了如下描述：“将军大约身高六英尺（约183厘米），十分挺拔健美，看上去精力充沛，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散发出庄严的光芒。”他发现华盛顿十分注重自己的仪表。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华盛顿将军“刚从农场回来，身着一件整洁朴素的蓝色大衣，外面套着一件白色的羊绒背心，下面穿着一条黑色的裤子和一双黑色的靴子”。华盛顿立即让玛莎和法尼招待他，然后脱下工作服，换上一套时尚的

装束。“他的发型一丝不乱，里面穿了一件整洁的衬衫，一件朴素的新大衣外面套着一件白色的背心，下面配了一条白色的长筒袜。”亨特脑海中浮现出了华盛顿的形象。饱受战乱之苦后，他的生活变得轻松了，仍然那么精力充沛，接待客人时风度翩翩，下地干活时干劲十足。他还注意到华盛顿跟亲密的朋友在一起时十分健谈，但为了保留一点私人空间，他对那些不太信任的人会提高警惕性，言语也比较简洁。

亨特记录下华盛顿每天的生活规律，他保持着农民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午，他需要处理堆积如山的信件。亨特指出：“每天他都会收到世界各地成堆的来信，数量真是太惊人了。”华盛顿自豪地向他展示了大量战时的信件，为了方便后人查看，已经将其抄写备份存为档案，“楼上还有30卷此类信件，大小相当于普通的账簿，全部内容都整整齐齐地誊写了一遍。”亨特还发现他书房的玻璃书架里收藏了近1000本图书，成为一间外人止步的密室。华盛顿带他参观广阔的田地和花园的时候，亨特说：“如今他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成为美国的农民之首。”华盛顿绝不是一位冷酷无情的地主，他经常下马与奴隶和仆人一块儿劳动，尤其为了确保工作质量，“他竟然在施工现场亲自指挥，甚至屈尊自己作测量，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虽然华盛顿喜欢亨特相伴左右，但是换成其他人在场时他却沉默不语。如果他讨厌某人，表面上表现得礼貌得体但绝不会有一丝热情。正如一位欧洲的拜访者发现的那样：“我感到他礼貌的举止之下似乎隐藏着一种厌恶的冷漠，真是令人气愤。”一位荷兰人也气愤地离开了：“我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位将军竟然是一个如此冷漠、谨慎、阿谀奉承的人。”但是这些客人从未想过，华盛顿一直被这些不速之客所累，更何况他也不擅长与陌生人假装亲密友好。他为人谦逊，来访者希望听他讲述峥嵘岁月之中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不免会失望而归。“他表现得十分谨慎谦逊。”一位法国记者说道，“……在法国人看来，他似乎谦逊过头了。当他谈到美国革命以及取得的赫赫战功时，就像这些根本与他无关似的。”楼上的一卷卷书信理所当然地凸显了华盛顿在战争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更喜欢用事实证明自己。

一些来访者敏锐地发现，快活谦虚的玛莎夫人促进了大家的交流，从而为丈夫分担了生活中的困难。“华盛顿夫人是一位朴实善良的人，简直就是一个大善人。”约翰·恩伊斯上校写道，“她非常快乐，而且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也是她

最幸福的时刻。”她既不普通也不显眼，总能给人带来欢乐。一位罗德岛商人指出：“华盛顿夫人气质高雅……她身穿一件朴素的黑色缎子长袍，头戴一顶黑色蝴蝶结的黑帽子。”“全身衣着整洁，一点也不花哨。”一位势利的女客表示，这位老前辈朴素的外表让她大吃一惊。她和另外一位朋友“身着最华丽的丝绸衣物，然后前去拜访他们。出人意料的是，她当时正系着围裙织毛衣呢！”

弗农山庄里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要算华盛顿的马厩了，在那儿可以见到很多良种马匹，曾经驰骋沙场的骏马如今都在这里休养生息。早在战争时期，他选择“蓝皮”作为自己的战马，这匹马以周身蓝灰色的皮肤而命名。1785年，华盛顿将此马赠给一位朋友伊丽莎白·杜拉尼(Elizabeth French Dulany)女士，并附上了一张感人的致歉便笺：“这匹马身上留下了沧桑的痕迹，展示出它曾经的无限魅力。”那匹栗色骏马纳尔逊更加出名，曾参加过约克城之战，比其他战马更能经受住炮火的考验。战争之后，老纳尔逊不需要干活了，能够自由自在地咀嚼青草了。“它们一生中听过许多炮声呼啸而过。”一位访客对这两匹马赞赏地说道，“……现在将军再也用不着它们了，于是把它们圈养在一间漂亮的马厩里犒劳它们，让它们自由自在地生活。”

华盛顿带兵四处征战多年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并且他还辞去了坚守22年的教区委员会的职位。一些学者将此归因于他的政治目的。战争刚结束的时候，英国国教的教区代表仍然必须发誓遵守以乔治三世为首的“英国国教的教条和教义”。显然乔治·华盛顿如果公开发表此类宣誓一定会引起轰动。随后，英国国教慢慢地偏离了英国的传统而演变成圣公会，但是他仍旧偶尔才去教堂做一次礼拜。人们对此给出了一个解释，一位牧师曾经责备华盛顿没来教堂领圣餐，并且劝他作为伟人应该以身作则为整个社区树立榜样。也许华盛顿因此而恼怒了，虽然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去教堂，但是领圣餐的周日他从来都不去。有人也许疑惑，难道华盛顿没有发现自己出现在教堂的众人面前会意义重大吗？而他的出现将会引来大批群众，进而加重自己声名带来的负担。

战争之后，华盛顿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虽然他不是杰弗逊和富兰克林之类的文人，但是总在不断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他除了喜欢阅读一些农业专著以及其他实用知识相关的书籍之外，也翻阅一些当代经典的文学作品。他的图书馆里收藏了众多名家作品，比如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8世纪的英国诗人)、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 英国文学史上著名

的讽刺小说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 英国诗人)、奥利弗·戈尔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 18世纪英国小说家及诗人)以及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8世纪英国作家)编纂的词典等。1783年春天,他从纽堡总部订购了一批最新见报的图书,还在购书清单上列出了大量作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华盛顿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战后读物,其中包括,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 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给几位朋友的信》(Letters to Several of His Friends), 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 英国著名的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的《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以及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8世纪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他特别偏爱自传类图书,于是购买了瑞典查理十二世、法国刘易斯十五世以及俄国彼得大帝的自传。他购买了法语字典和语法书,显然希望能去法国旅游一趟,但是他并不擅长外语,也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进步。

虽然华盛顿并不十分擅长言辞,但是他喜欢与作家交往,并且从未在这些才华横溢的伙伴面前感到相形见绌。1785年5月,美国词典编纂家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 1766—1847)拜访弗农山庄,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华盛顿支持弗吉尼亚州出台一部版权法。他还将自己创作的《美国政策概略》(Sketches of American Policy)赠送给了华盛顿,从而让此事有助于形成强大的中央政府。韦伯斯特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希望与华盛顿达成一笔交易:他免费教育华盛顿的两个养子女,以此换取查看华盛顿文件的权力。华盛顿认为这笔交易并不划算,于是拒绝了这个提议。

6月,一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麦考利·格雷厄姆(Catharine Macaulay Graham, 1731—1791)女士以及她的丈夫来到弗农山庄做客。华盛顿当着客人的面对亨利·洛克斯说道:“文学界的泰斗登门拜访,真让我感到受宠若惊。”她的脸色苍白,长长的鼻子更突显出她的长脸。她是英国和罗马史方面的专家,还是一名激进的辉格党成员以及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一位尊贵的朋友,她与华盛顿就政治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探讨。“我发现她对国会权力怀有尊敬之情,感到很开心。”华盛顿对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 弗吉尼亚议会主席)说道。或许他也在酝酿着写一部自传,于是在日记中坦言:“我把自己战时的文件交给了格雷厄姆夫人,让她仔细研读。”塞缪尔·约翰逊曾讽刺女性历史学家是高

尚的伪君子，曾让她邀请仆人一起用餐来证明她信仰的平等主义，所以她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华盛顿之所以渴望与文学作家交往可能是因为，他认为作家能够颂扬那些声名显赫的人物，并且让他们名垂青史、流芳百世。1788年，他将拉法耶引见给当时身在法国的美国著名诗人乔·巴罗（Joel Barlow，1754—1812）。华盛顿称乔·巴罗为“一位诗人，握有爱国人士、传奇人物以及英雄人物通向不朽之门的钥匙。这就是古代诗人，他们扮演着荣誉圣殿的神父以及守门人的角色。亲爱的侯爵，他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华盛顿接着说，战场上的英雄也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他们也能为自己歌功颂德，“有时候……英雄造就诗人，或诗人造就英雄。据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前323年希腊的征服者，马其顿国王及将军）为《荷马史诗》着迷，悲叹缺乏如此才华来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这段话将华盛顿渴望名垂青史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他将小心谨慎地实现这个心愿。信件的结尾处，他歌颂了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自号太阳王，波旁王朝的法国国王和纳瓦拉国王）以及安妮女王（Queen Anne，1665—1714，大不列颠女王）所处的黄金时代的武器及艺术，并且他还希望“美国诗人和画家的作品不逊色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作品”。

尽管华盛顿十分谦虚，他心里一定清楚自己至高无上的历史地位。历史上几乎没有像他这样形象伟大的人物了。正如我们清楚的那样，他为文件的保存工作拟定了详细的说明。1783年11月，马车将这些文件运往弗农山庄时，他对运输的文件总是放心不下，反复叮嘱授权此任务的副官，如果波托马克河或萨斯奎哈纳河（Susquehanna，美国纽约州中部河流）上风大浪高，或出现任何其他危险情况，就不要冒险乘船渡河。他还警告说，就像马车上装的是金银珠宝似的：“马车周围时刻都要有人站岗放哨，决不能擅自打开马车，钥匙由你亲自保管。”最后文件安全抵达弗农山庄，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这些文件刚送达目的地，一位准传记家约翰·鲍伊（John Bowie）以及一位美国革命准历史学家威廉·戈登医生（Dr. William Gordon）就准备就绪了。国会还赐予了华盛顿一项特殊的福利，那就是与国会议员一样有权查阅一些机密文件，通过与历史学家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为了保持军权服从民权的传统，华盛顿决定只有当国会打开这些档案后他才会查看这些文件。他十分愿意公开一些历史记录，但是又觉得带头这么做会显得太傲慢专横，而国会作此决定就会显得理所应当、公平合